

本页图片内容受版权保护

王鼎钧 作品系列

昨天的云

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王鼎钧

风靡台湾近半个世纪的一代散文大师，著作近四十种，销量多达数百万册，影响几代人。

- ◎抗日游击队员、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解放军俘虏、台湾报社主编……王鼎钧经历的太多，看到的太多，因此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 ◎从1992年到2009年，王鼎钧致力于“回忆录四部曲”的写作，用这四本书显示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本页图片内容受版权保护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天的云：回忆录四部曲之一 / 王鼎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王鼎钧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220-0

I. ①昨…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426 号

本书由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我店取得作者正式授权，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 饶淑荣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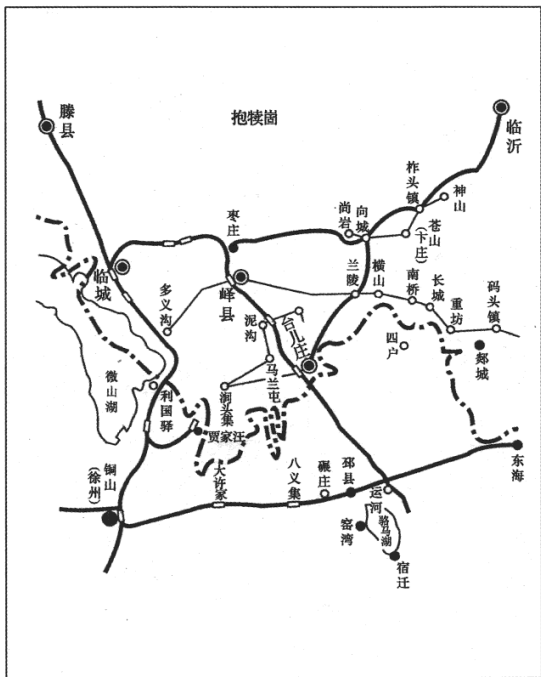
字 数 197 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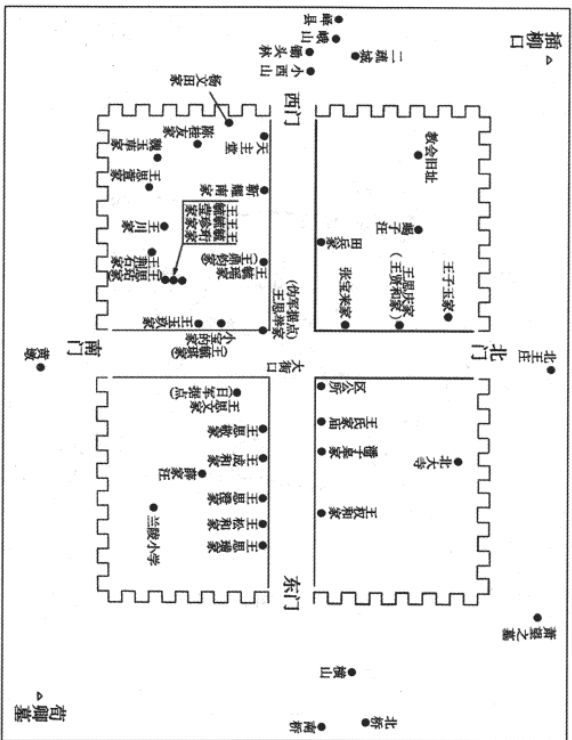
定 价 30.00 元

目录

	小序	3
第一章	吾乡	9
第二章	吾家	25
第三章	我读小学的时候	49



兰陵及附近有关地图



小序

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从前乾隆皇帝站在黄鹤楼上，望江心帆船往来，问左右“船上装的是什么东西”，一臣子回奏：“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名，一样是利。”

这个有名的答案并不周全，船上载运的东西乃是四种，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一样是情、一样是义。

乾隆皇帝雄才大略，希望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以名利为饵，对世人之争名夺利当然乐见乐闻，所以那

个臣子的答案是做官的标准答案，不是做人的标准答案。

倘若只有名利，这“最后一本书”就不必写了，至少我不必写。

我向不热中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

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

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

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

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或以为大人物才写回忆录。但人物如果太“大”，反而没法留下许多自述，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最大的人物连个遗嘱也没有准备妥当。

或以为只有小人物才可以从心所欲写回忆录，其实真正的“小”人物没有声音，苍生默默，余欲无言。

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台下看见的台上看不见，两者需要互补。大人物的传记是给小人物看的，小人物的传记是给大人物看的。这世界的缺憾之一是，小人物不写回忆录，即使写了，大人物也不看。

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一部史诗。

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一部长篇小说。

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一部连续剧。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

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

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

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

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

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漩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

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蕘”，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因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

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没资格参加说谎俱乐部。

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

云”，诗人庾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

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拚命，却是古今如一。

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第一章 吾乡

一九四三，对日抗战第六年，我在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读流亡中学。一天，教本国地理的姚蜀江先生讲完最后一课，合上书本，提出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们已经读完本国地理，你们对整个中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你们最喜欢那座山那条河？你们最喜欢那一省那一县？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

当时，我举手发言，我说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

姚老师问我的故乡在那里，我告诉他，在山东省临沂县的兰陵镇。

姚老师想了一想，欣然点头：“你们那个地方的确不错。”

从地图上看，山东像一匹骆驼从极西来到极东，卸下背上的太行山，伸长了脖子，痛饮渤海里的水。然后，它就永远停在那里。

这骆驼身上有两条黑线。一条线由肩到口，几乎是水平的，那就是胶济铁路；一条线由背至膝，越过前身，几乎是垂直的，那就是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夹住了绵亘三百里的山岭岗峦，地理书上称之为三角山地，写书的人把山东境内的津浦路看成“勾”，把胶济路看成“股”，把骆驼颌下的海岸线看成“弦”。

三角山地又分好几个山区，它的西南角叫沂蒙山区。沂河由此发源，向南部平原流去，到山势已尽，这出山泉水映带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临沂。兰陵是临沂西南边境的一个大镇。兰陵北望，那些海拔一千多公尺的主峰都沉到地平线下，外围次要的山峰也只是地平在线稀薄透明的一抹。兰陵四面都是肥美的平原，东面到海，西面到河南，南面到淮河。清明踏青，或者农闲的日子探望亲戚，一路上眺望这么好的土壤，是一大享受。尤其是春末夏初麦熟的季节，原野放射着神奇的光芒，浴在那光芒里的人，自以为看见了人间

的奇花异卉。唉，必须田里有庄稼，必须有成熟的庄稼，那大地才是锦绣大地。

兰陵附近仅有的一座山，名叫横山。我读小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集体远足，目的地就是横山。十一、二岁的孩子征服了那山，可以想见那山是如何小巧玲珑。在我梦中，那里并没有山，太初，诸峰向三角山地集中，路经兰陵东郊，在相互拥挤中遗落了一座盆景。

兰陵出过很多名人。查记载中国古代名人年里的专书，找出汉代三人，晋代一人，前五代廿八人，隋唐十三人。其中卅九个人姓肖，占百分之八十七。

历史上还有一个南兰陵。南兰陵是晋室南渡以后在江苏武进附近所置，称为“侨置”。东晋侨置了南徐州，南兰陵，南琅琊，把北方的地名拿到南方来用，表示不忘故土。南宋也有“侨置”，欧洲移民到了美洲也有“侨置”，用意大致相同。南兰陵出了十八个名人，清一色姓肖，其中有南齐的开国皇帝肖道成，梁朝的皇帝萧衍。

由萧家的昌显，使人想起门第背景的作用，族人互相援引，“向阳花木易逢春”。可是唐代以后，不论南兰陵、北兰陵，都不跟名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依太史公司马迁创下的体例，中国历史以名人传

记为龙骨。传记的格式,第一句是传主的姓名,第二名就是他的籍贯,例如“萧望之,东海兰陵人。”“疏广,东海兰陵人。”由于“兰陵人”一词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以致,当年,“我是兰陵人”这样平常的一句话,被人家赋予特别的意义。祖居兰陵的光绪戊戌进士王思衍先生、也就刻了一方大印、在中堂或楹联大件作品中使用,文曰“王思衍东海兰陵人”,以表示他的自我期许。

现在,兰陵人有一大意外收获,那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本来被人视为“低俗”的“淫书”,若干年来身价蒸蒸日上,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早也最大的自然主义小说,了不起;又有人说,它的妙谛在文字之外,禅境高深。一部小说禁得起批评家用写实和象征两个不同的角度钻研探讨,当然不是凡品,兰陵人的乡贤祠中,也只有对它的作者虚席以待了。

细数历代乡贤,以疏广对我影响最大。疏老先生是汉朝人,宣帝时官至太傅。他的侄子疏受也在朝为官,位至少傅。太傅是三公之一,少傅是三孤之一,都是很高的爵位。

疏广遇上了好皇帝,宦途顺利。可是疏老先生

对他的侄子说，“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咱们提前退休吧。

叔侄二人称病告归，皇帝赐给他俩许多黄金。二疏回到家乡，把黄金分给亲族故旧宾客。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留给子孙，疏广说，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时传为名言。

兰陵在历史上一度辖区甚广，有过兰陵郡的时代，有过兰陵县的时代，可称之为大兰陵。近代的兰陵是一个乡镇，本来属于临沂，后来成立了苍山县，划归苍山，这是小兰陵。

二疏的故居在兰陵镇之西，离镇约二十华里。肖望之墓在兰陵镇北若干里，乡人讹称肖王墓。他们显然都是大兰陵人。

在小兰陵的时代，二疏故居在峰县境内，也可以说是峰县人。现在峰县废县为城，属枣庄市，二疏又可以说是枣庄人了。

《金瓶梅》作者的原籍，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小时候，我到过二疏的故居。

对日抗战期间，兰陵由日军占领，我家迁往乡间居住，有道是“大乱住乡，小乱住城”。

有一段时间住在兰陵之西。某月某日父亲带我

回兰陵一行，他老人家特地绕个弯儿从二疏故居之旁经过。

二疏是汉代人，他的故居也不知经过后世几度重修，如今只见空旷之地四围高墙，造墙用土，在景观上与乡野调和，倒不失二疏敦亲睦邻的心意。

乡人称此处为二疏城，用“城”来表示对先贤的尊敬。又在当年散金之处筑台，以纪念二疏的义行。

我似乎并未看见高台，二疏城的围墙也残破了。从墙外看墙内，只见一棵枝叶参天的银杏，在西风残照中为古人作证。父亲讲述了二疏辞官散金的故事，我大受感动。回到家，我翻查从上海经纬书局邮购得来的《中国历代名人传》，找出二疏的合传。这本精装巨著只是把正史中的传记挨个儿重排一次，不分段落，没有标点，和线装书一模一样，也许比线装书多几个错字。

我那时读文言文不求甚解，所幸二疏的传记并不古奥，篇幅也简短。我用毛笔写正楷，把二疏的传记抄下来，贴在座右，幻想古人的音容笑貌，进退举止。多年以后，我在外模仿他们轻财尚义，也曾把他们的事迹写成广播剧本。

荀卿也是兰陵人吗？

战国时，兰陵属于楚国，春申君当政，任用赵人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辞官，在兰陵安家落户，晚年潜心著述，后人辑成《荀子》一书。

《荀子》是一部重要的经典。兰陵为晚年的荀卿提供了著述的环境，是这个小镇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兰陵也沾了这位大儒的光，在战国之世就光耀史册，垂名千古。

研究荀子的人说，兰陵人很爱荀卿，喜欢用“卿”做自己的名字。兰陵人爱荀卿应该没有问题，否则荀卿不会把自己的著述自己的子孙都交给兰陵。至于兰陵人以卿为名，似乎无迹可寻。

荀卿死后葬在兰陵，兰陵镇东门外约三华里处，有荀子墓，乡人讹称舜子卿。

荀墓封土为立方体，平顶，造形安详谦和，但体积甚大，我小时候爬上去翻过跟斗。后来看数据，这座古墓长三十公尺，宽二十公尺，高六公尺，相当于一座房子。

荀卿的官位不过是兰陵令，肖望之是太傅，肖墓却不像荀墓那么出名，也没有荀墓“好看”。

我幼时也曾从肖望之墓旁经过，印象中外形是传统的土馒头式样，但高大异常，看上去近似圆锥体。墓不只一座，呈品字形排列，我以为造墓时布置了疑冢，

疑冢是为盗墓贼而设，使他不知从何处下手。后来看数据，才知道“余为诸子葬处”。肖望之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的，但他的墓仍有富贵骄人之处。

兰陵似乎没出过荀学专家，满眼是孔孟的信徒。我在家塾读书时曾要求一窥荀子，老师正色曰：“他不是圣人！”

后来，我仍然受了荀子一些影响，那是我四十多岁以后了。

兰陵人雅俗共赏津津乐道的，是他们酿造的酒。他们说，兰陵是杜康造酒的地方。

当年李太白“遍干诸侯、历抵卿相”，行经山东，喝了兰陵出产的美酒，作了一首七言绝句。诗云：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在李白的作品里面，这是很寻常的一首七绝，但是李白不是寻常人物。此诗一出，中国文学马上增加了几个典故：兰陵酒，兰陵一醉，兰陵郁金，兰陵琥珀。兰陵也兴起了一种工业：酿酒。李太白一句话，兰陵人发了财。

据说，兰陵美酒有几项特点。

第一，据说，酒怕过江，本来是满满的一瓶酒，由北岸运到南岸，自然减少三分之一。兰陵美酒没有这种损耗。

第二，据说，兰陵美酒的香气特别馥郁。在中国，“酒为百药之长”，酒里总有一股药味，兰陵美酒是少有的例外。饮普通烧酒，入口时香醇可口，回味却败坏嗅觉，只有兰陵美酒，“连酒嗝都不难闻”。

第三，嗜酒足以致病，但是兰陵父老相信，饮他们酿造的美酒比较安全。明代的汪颖在《食物本草》中说，“兰陵酒清香远达，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其它水，邻邑造之俱不然。”

对酒，兰陵人有他主观的信念。入兰陵而不喜欢兰陵酿造的烧酒，那是可以默许的；入兰陵而褒贬兰陵美酒，那就超出了容忍的限度，视同极大的恶意。

我想，每个地区的人民都在当地找出几件事物来寄托他们的集体自尊，基于无伤大雅的原则，你最好接受他们的价值标准。

很久以前，在兰陵，我就该学会这一点。

可想而知，兰陵有许多酒坊酒店。清末民初，兰陵酿造业的全盛时代，十八家字号欣欣向荣，百里内外分支机构处处。

酿酒是工业，有一定的法则和程序。但是，同一个师傅、使用同样的原料、未必能每次都酿出同样的酒。就像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反复写了好几次，只有第一次写出来的最好。所以，酿酒又是艺术。

时候，全体工人在酒师傅的指导下，该做的事都做了，最后却涓滴皆无，或者流出来气味刺鼻的恶水。这种状况真是糟糕透顶，店主损失了资本，酒师傅损失声誉。即然尽人事不能保证结果，那就加上乞求天命。所以，酿酒又是宗教。

美酒有它独特的配方，主要的原料是黍。酒要埋在地下一年，等惊蛰闻雷时开窖取出。实际上，在我幼时，“遵古炮制”的美酒已难在酒店里买到，坦白的说，我从未见过。

一般而论，兰陵人的运气不错。

兰陵镇的地势是一个方形的高台，极适合建屋筑城。我在《碎琉璃》中曾借用此一形象。想当初汉族漫行黄河下游觅地求生，先民忽然发现这天造地设的家园，必定欣喜若狂。

由于地势高，风湿和疥疮都是稀有的疾病，安葬死者，事后也很少发觉棺材泡在水里。土匪来了，乡人居高临下，防守占尽优势。

春秋时，先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据

说，因为兰陵的水质好，所以能造出好酒。后来，专家告诉他们，要酒好也得土质好，长出来好的庄稼。后来，专家又说，要出好酒还得有好的空气。兰陵人看兰陵，越看好处越多。

北伐前后，土匪以沂蒙山区为根据地，抢遍了鲁南的乡镇，兰陵也不例外。但是，到兰陵来的土匪不杀人，不奸淫妇女，只要财物。这股土匪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相信做土匪等于做生意，将本求利，“本金”就是自己的生命。干吗要流血？血又不能当钱使用！强奸？何苦来，明天上阵第一个挨枪子儿！

兰陵当然也有地主，而且有大地主，清算起来，个个俯首认罪。不过“样板”地主——《白毛女》里那样的地主，倒还没有。

近代的兰陵很闭塞，很保守。可是放足，剪辫子，写白话文，兰陵都有及时开创风气的大师。南下黄埔抗日，北上延安革命，闭门研读资本论，都有先知先觉。

兰陵的城墙东西三里，南北五里，宽可驰马，是我小时候散步的地方。四面城门都有名家题字，东门是“东海镜清”，北门是“文峰映秀”，南门为“衢通淮徐”，西门是“远达邹鲁”。虽是小镇，气派不小。

范筑先做过临沂县的县长，是兰陵人的父母官。能在这样一个好官的治理之下为民，也是风水有灵，三生有幸。

范县长的第一个优点是不要钱。对身为行政首长的人来说，贪为万恶之源，廉为百善之媒。

他的第二个优点是不怕死，“仁者必有勇”。

那年头临沂的土匪多，军队纪律也不好，时人称为“兵害”、“匪患”。向来做县长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认真，惟恐兵匪以暴力报复。

范县长不怕。那时允许民间有自卫枪械，大户人家甚至长年维持一支小小的民兵。范县长把这些乡勇组织起来，施以军事训练，又把各村的武力联络起来，建立指挥系统，一村有警，各村来救，同时以正规军队作后盾，土匪遂不敢轻举妄动。

兵害比较难除。幸而那时国民政府也知道兵害严重，不得不扬汤止沸，下令规定县长一律兼任军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军法官有权判处死刑。范县长拿起这个尚方宝剑，挥舞叱咤，有效的震慑了兵痞兵氓。

临沂城内的驻军，军官往往告诫士兵：“我饶得了你，只怕范大牙饶不了你。”范县长的门牙特大，有这么一个绰号。

范在临沂的任期是一九三三到三六。后来他调到

聊城去升为行政督察专员。不久,对日抗战发生,日军进攻聊城。范专员曾在北洋军中做过旅长,原是一员虎将。他守土不去,激战中阵亡,吾乡尊长王言诚先生浴血参与此役,突围得免。

岳飞曾强调“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范筑先先生一身兼具这两个条件,超过岳武穆所悬的标准。料想成仁之日,精忠岳飞在天堂门口迎接他的灵魂。

范筑先为政的另一个特点是“勤”。据说他整天工作,几乎没有私生活。

他奉命进行的几项大政,如土地测量,如严禁鸦片,如寓兵于农,都很容易以权谋私,因陋聚敛,但是范县长贯彻执行,没有苛扰。

一九三五年夏天,黄河决口,山东水灾严重,大批难民涌到,范县长顺顺当当漂漂亮亮的办好救灾。

当年的地方行政,有人称之为“绅权政治”,由各地士绅做政府的经纪人,做官的人只要得到士绅的配合就算圆满成功。

士绅和一般农工商学的利益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因此有些良法美意不免遭士绅封杀。这个缺点,当时的制度无法补救,只有靠“贤臣”走出那分层负责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以个人魅力个人意志冲破士绅架构

的长城，出入那“天苍苍野茫茫”的世界。这样，“贤臣”必须勤苦耐劳。

范筑先先生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做了那样的人、那样的事。

有两件事，我对范氏留下难以磨灭印象。

我一共只有两次机会看见他。

第一次，他巡视兰陵，顺便看看我们读书的小学。我们停课，大扫除，奉命要穿干净衣服，洗脸洗到脖子，洗手要剪短指甲。当天在校门内操场上排开队伍，队伍临时经过特别编组，把白白胖胖讨人喜欢的孩子摆在前列。

县长出现，大家一齐拍手，照事先的演练。原以为他要训话，他没有，只是从我们面前走过，从排头走到排尾，仔细看我们。他的个子高，面容瘦，目光凌厉，门牙特别长，手指像练过鹰爪功。然而他并不可怕。他每走几步就伸出手来摸一个孩子的头顶，大家都希望被他选中。

他没有摸我。他的手曾经朝着我伸过来，从我的肩膀上伸过去。他的目标在我左后方。天地良心，那个同学的长相没有我这么体面。也许正因为他比我黑，比我憔悴。受他抚摩的，多半不是饱满娇嫩的中国洋娃娃，换言之，位置多半在后面一排，以及排尾。

第二次能够看见他，是因为他要离开临沂了，去聊城赴任之前，他到临沂县的每一区辞别。兰陵是第八区。

在欢送的场面里，我们小学生是必不可少的点缀。主体是大街两旁长长的两列一望无尽的香案，香案后面站着地方士绅，基层官吏。这些人物背后墙上高挂着红布条制成的大字标语，感激德政，祝贺新职。标语连接，灰扑扑的兰陵好像化了妆，容光焕发。那年月，标语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出来，兰陵很有几位作家，这一次都动员上场，不啻一场大规模的书法展览。

香案上并不烧香，摆着清水一碗，镜子一面，豆腐一块，青葱几棵，用以象征范县长的“清似水、明似镜”，“一清二白”。还有清酒两杯，主人的名片一张，表示钱别。只见县长在许多人簇拥下一路行来——区长、镇长、警察局长、小学校长，少不了还有随从护卫——鞭炮震天，硝烟满地。这一次他没有多看我们，一径来到香案之前。

香案上有两杯酒。范氏站立桌前，端起右面的一杯，——右面是宾位，——洒酒于地。就这样，一桌又一桌。兰陵本来就满街酒香，这天更是薰人欲醉。随员取出范氏的一张名片放在桌上，把主人摆在桌上的

名片取回来，放进手中的拜盒。就这样，鞭炮声中，范氏一桌挨一桌受礼，临之以庄，一丝不苟。

范氏的路线是进北门，出西门。西门内外，香案还在不断增加。四乡农民，闻风而至，带着他们刚刚摘下的新鲜果菜。来到兰陵，才发现需要桌子，需要酒杯，就向临街的住户商借。我家共借出方桌两张，酒杯六只。有些远道而来的扶老携幼，阖第光临。

据说，根据传统，卸任的官吏必须在鞭炮声中离去，最忌冷场。所谓辞别，通常是在前面十几二十桌前行礼如仪，自此以下，俗套概免，以免时间拖延太久。范县长那天打破惯例，即使是临时增添的那些桌子，那些没有铺桌布、没有摆名片的桌子，他也平等对待。那天，兰陵镇虽然准备了很多鞭炮，还是不够。这种长串的百子鞭，得到县城去采购，临时无法补充。范县长并不在意，他的诚意丝毫不减。

范氏出外，一向不接受招待，这一次更是在午饭后到在晚饭前离去。等他坐上汽车，已是夕阳西下。他还没吃晚饭，我也没有，我们的队伍这时才解散，所有的香案也在这时开始撤除。那时，我觉得好饿！我想，他也一定饿了。

毫无疑问，这个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第二章 吾家

兰陵王氏自丙沂公传至十三世思字辈，有思兆先生，就是我的曾祖父。兆公再传，和字辈，是我的祖父翔和先生。祖父有五子五女，我父亲行二，讳毓瑶，是毓字辈。

当年，人事数据要记载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每个人都要记自己的“三代”，否则就是大笑话，倘若求职，写不出“三代”的人一定落选。

那时，有一个人出外求职，忘了曾祖父的名字，情势断不容许回家查问，就临时替曾祖父取名“曾杰”，意思是，我的曾祖父是位人杰。管人事的跟他有点交往，好心提醒他：“名字那有用多音字的？”他急忙在“曾”字添了个土字旁，成为“增杰”。

他得到这个职位。后来他查出曾祖父的本名，他

请管人事的喝酒，要求悄悄的把记录更正过来。管人事的想起多音字加土字旁的往事，笑而言曰：“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啦，你也别再轻举妄动啦！”

这“入土为安”和“轻举妄动”两个成语，成了嘲笑他的典故，被他的好朋友沿用了很多年。

我们小时候受过几项严格的训练，其中一项就是牢牢记住谁是你的三代尊长。

我的伯父毓琪先生，和我的父亲是一母所生，老弟兄俩的名讳隐含“琪花瑶草”之意。

可是这两位老人家并未生长在仙境，他们要面对尘世间的一切磨练。

后来祖母去世了，由继祖母持家。继祖母生育了四叔毓珩先生，五叔毓珍先生，七叔毓莹先生。

我记得，伯父是个胖子，走路时呼吸有风箱声，性情随和，像一个商人。四叔比伯父稍稍清秀些，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五叔那时是一热血青年，眉宇间有英气，关心国事，批评社会。七叔瘦小灵活，和他的四位哥哥不同。

传统的大家庭内部照例有许多矛盾，我家不幸未能例外。传统的大家庭也都注重观瞻，不断修饰自己的形象，我家也力求纳入此一规范。

小时候，我主要的玩伴是一只狸猫。猫爱清洁，但是自己无法洗澡，惟一可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舌头。它拿舌头当刷子，把身上的每一根毛舐干净。多亏它有个柔软的身体，能运用各种姿势，两个各个角度清理身体的许多部位。

看它那样辛苦，那样勤奋，使我十分痛惜。不错，它的外表是干净了，可是所有的污秽都吞进肚里。

看到猫，常常使我想起家庭，传统的大家庭。

猫有能力把肚子里的污秽排泄出去，大家庭也有吗？

猫，如果身上太脏，它就自暴自弃，任其自然，大家庭也会吗？

余生也晚，从未见过祖父。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个卓越的商人。具有当时一般商人没有的世界观。他开设了一家酒厂、两家酒店，字号是“德源涌”和“德昌”，除了批发以外，在临沂和峰县县城都有门市部。历来谈兰陵美酒的文章，点名举例，必有“德源涌”的名字，它是兰陵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酒厂，北京设有分销单位。

一九一五年，祖父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以兰陵美酒公司的名义，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得到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出国参展之前，一九一四年，兰陵酒先在山东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上夺得第一名。这段史实，由王玉久先生从当年出版的申报和“中国参加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中发掘出来，至今犹是中国对外贸易反复引述的资料。我纳闷的是，在玉久先生的文章里，我祖父的名字是王祥和。但是，我从小受教育，熟读勤写祖上三代的名讳，祖父的名字分明是王翔和。

他老人家要伯父管理产销，伯父正是一个经理型的人物。他要四叔管家，四叔为人小心谨慎，又深得继祖母信任。他老人家的这些举措，堪称知人善任。

可是，他老人家送我父亲到济南去读法政专门学校，却是一步失着。在那年代，“法政”的意思是政治经济，法政专门学校培养的是官场人物。我父亲不能做官，尤其不能在军阀混战天下未定的时候做官。

等到我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祖父早已去世，生意早已结束，酒厂空余平地上一棵梧桐，酒店的门面租给人家卖酒。伯父和我父亲也早已奉继祖母之命分出去独立生活，酒厂的空地的一半，酒店的门面，以及相连的一所四合院，由我们这个小家庭居住使用。

我八、九岁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搜索”了我父亲的书房。据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做过类

似的事。我找到父亲的同学录，一部善本的《荀子》，一部石印的金批《水浒》，一枚图章。母亲告诉我，图章上刻了四个字：“德源长涌”。每个字的笔画都长长的向下垂着，有瀑布的趣味。这一方印章，也许是祖父一生事业的仅存的遗迹吧。

也许，这偌大的祖宅，才是祖父的事业的遗迹。

这所住宅，由大街口向南至小街口，由小街口向西至槐树底，成为一个方块。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尺。这种住宅的结构，是用一个一个四合院连接而成。一个四合院称为一“进”。估计它大约共有十进，外加一片厂房。

我在紧靠大街的青灰色瓦房中出生、长大。房顶很高，没有天花板，我躺在床上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屋顶和屋脊的内部结构，那是一种匀称的精巧的悬在空中的手工，用三角形的木梁支撑着。自从有了空气调节以后，很难再看见这么高的屋顶了。

老式的建筑方法不用水泥，用三合土。三合土是把细砂石灰混入土内调制而成。那时，兰陵的房子几乎都是用三合土砌砖为墙，这种砖墙内外两层单砖，中间再用三合土填满，每隔五尺处加铺一条青石板，再在石板上继续加高。

那年代，小偷这一行里面有人专在土墙上挖洞出

人事主之事，叫“挖窟子”，文言的说法是“穿窬”。我记得当年轰动兰陵的一大新闻，有人夜半听见不寻常的声音，知道“挖窟子”的来了，就抄起菜刀，蹲在墙边等候，等小偷从洞里伸手进来，狠狠一刀砍下去。这件事发生在天寒欲雪的冬夜，更使人觉得十分凄惨。

大户人家用“夹心砖墙”盖屋，用意在防盗，冬天也防寒保暖。同样的理由，我出生的房间只向天井开窗，临街的一面乃是单调的严峻的“高垒”。室内的光线很弱，据说最暗处与祖宗在天之灵相通。

据说，所有的婴儿都应该在这一角黑影里呱呱坠地。

四合院四面是房，依方位称为东屋、西屋、南屋。北面的一排房子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堂屋。堂屋是这一组房子的主房。

堂屋的中间是客厅，两旁是卧室，称为“一明两暗”。客厅正中有门，门左右有窗，门窗正对天井，光线确实是明亮。

这种房子选材施工都很考究，兴家立业的人为后世费尽苦心。鸠工建造之初不但要请专家选日期、定方位，还要请全体工人吃酒席，并且特别送工头一个大红包。否则，据说，工人有许多“坏招儿”，使你败家。

据说，有人发了财盖房子，房子盖好之后家运开始衰落。这家人心知有异，重金礼聘一位专家前来察看。专家劝他拆房子。

一排新盖的堂屋拆掉了，墙根的基石也挖起来，专家从下面找到一个黑盒子，盒子里放着三粒骰子。

骰子的点数是么二三。

么二三是最低的点数，掷出么二三的人准是输家，建筑工人把这样一个邪祟之物埋伏在墙壁下面，咒诅这个新兴的家庭。

那专家伸出两根手指，轻轻的、慢慢的把骰子翻转过来，么二三不见了，露出来四五六。

四五六是王牌，庄家如果掷出四五六来，立刻通吃。

黑盒子仍然放回去，房子再盖起来。从此，门迎喜气，户纳春风，三代康宁，六亲和睦，百事顺遂。

这故事，也许是建筑工人编造出来、用以提高专业地位的？盖房子的人宁可信其有。任何一种神话，一种谎言，只要可能对子孙有利，他们一概接受。

也许，建筑工人在我出生的这座房屋下面埋藏了“么二三”吧，我家的境况一

年不如一年。

我记得，我家后院，梧桐树附近，曾经有一个敞棚，棚下有长方形的石槽，槽

上拴着两头骡子。小时候，大人一再告诫我不可接近骡子，使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骡子最大的功用是驾车。想来那时我家有车，那种木制的铁轮大车，用薄薄的

棉褥和油布围成车厢。车厢形如轿子，称为轿车。这种车早已淘汰了，名字却留下

来，归新式汽车使用。

即有车，想必也有驾车的人吧。我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人，也不记得我家有

过这样的车。我只记得确实有骡子，傲慢倔强的骡子。

然后，我仿佛记得，骡子不见了，石槽旁边拴着两头黄牛。

为什么是牛？我家号称耕读传家，却不直接种田。回想起来答案可能是，那时

候，常有佃农感到劳力不足，要求东家养牛供耕种使用。

记得冬天，我常在寒夜中被父亲叫起，他提着草料，我掌着马灯，冒着雨丝雪

片，一同走到后院。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把草料倒进槽内，拿起一根顶端分叉的

木棒搅拌。夜很静，草料在搅拌中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颇似我后来在爵士乐中听到的沙锤。

想必也是应佃户之请，牛棚旁边有了堆肥。人畜的粪便不能直接用于施肥，必

须混入稻草、炉灰、树叶、泥土，经过发酵。把堆肥放在我家后院，是防止有人偷窃。

我记得，老牛怎样用他的舌、把刚刚生下来的小牛收拾干净。我记得，小牛本

来俯在地上，四肢无力，忽然一阵风吹过，小牛拉长了脖子，头往前一伸，就站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天，母牛除去缰绳，离开石槽，在后院里陪伴小牛，算是他的产假。

后来，不知怎么，牛已不见了，只剩下一头驴子。

家乡的主食叫“煎饼”，乡音近似“肩明”。煎饼是用石磨把小麦黄豆磨成稠

糊，再放在铁鏊子上烙成，所以推磨是人生大事。我家没有劳力，必须用驴拉磨，

这驴子遂成为我家一颗明星。

我记得那是一头公驴，俗称“叫驴”，仰天长啸是公驴的特长。那驴毛色光

洁，身躯高大，颇有桀骜不驯之气，普通妇人童子来牵曳他，他往往置之不理。

驴子喜欢在地上打滚，俗语说驴打滚儿天要下雨，多半灵验，也许是空气里的

湿度使他发痒，他没有搔抓的能力，只好躺在地上摩擦。可是，那突然而来的震耳

欲聋的呐喊又代表什么？抗议吗？求偶吗？或者如幽默家所说，“驴子喜自闻其鸣

声”，自我欣赏吗？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驴子的鸣声很惊人，音量极大，音质粗劣，而且抑扬转折

连绵不歇，一口气很长，有时他突然在你身旁发声，使你魂飞魄散，耳鼓麻木。

乡人常说，世间有三样声音最难听，铗锯刮锅黑驴叫。我家的驴正是黑驴。口

技专家似乎还没有人能模仿黑驴的叫声，那是独一无二的特别警报，黔驴大叫一声

吓退了老虎。

大概是我家渐渐容不下这种自命不凡的驴，就换了一头母的，乡人称母驴为

“草驴”。草驴沉默、柔顺，比较配合我家的环境。

抗战发生，兰陵一度是两军攻守之地，我们全家逃难，驴子跟着我们颠沛流

离，忍辱负重。

最后，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家已没有驴子。

我常常回忆、简直可以说是纪念我家最后一个使女。

我不知道她在我家工作了多久，也不知道她的年纪，只记得她个子矮，丰满，

比我的姐姐胖得多～那时还有姐姐在世～天足，脸上红是红，白是白，前额梳着刘

海，后头扎着大辫子。

那时，衡量中产之家的境况，要看他有没有“天棚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肥

狗与胖丫头并举，显然出于极落伍的思想，屡受革命家和妇女运动家的呵斥。但在

那时，这四句话是存在的。在那时，这四者我家都有～曾经都有。

我和这位使女的关系并不融洽，她有一个任务是照管我，我总是不跟她合作。

例如，她催我吃饭，或者想给我加一件衣服，或者从街上叫我回家，总是惹得她不

愉快。

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中，她帮助我的母亲料理家务，由我还在吃奶到我

断奶。为了断奶，母亲在奶头上涂了黄连水。我初尝苦果时，她还站在旁边，一脸笑容。

由我穿开裆裤到穿合裆裤。换装之后，一时不能适应，常常尿湿裤子，由她帮我
我把湿裤子换下来。

由我可以随地小便，到我必须在后院的粪堆上撒尿。

由我可以跟女孩子一同游戏，到我跟她们划清界限。

由我必须请她替我摘石榴，到我自己可以摘到石榴。

有一天，我看见她坐在客厅的地上哭泣，母亲找出几件首饰给她，她一再把母亲的

手推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中年妇女，乡下大婶的模样，想把她拉起来，可是不容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大婶是有备而来。她出去了几分钟再回来，就有两个壮男跟进，两个男子抓

住那使女的两臂，把她硬拖出去，脚不沾地。

她号啕大哭。可是，出了大门，她就停止了挣扎，一切认命。

后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家里替她安排了她极不满意的婚姻。

我们那惟一的、最后的使女走后，母亲的工作陡然繁重，她自己烙煎饼。

烙煎饼用的“鏊子”，是一块圆形的铁版，怕不有砖头那么厚，直径嘛，我想

起饭馆里的小圆桌，也就是供五、六个人围坐的那种桌面。

鏊子的中央微微隆起，略似龟背。下面有三条短腿，撑住地面。烙煎饼的人席

地而坐，把柴草徐徐推进鏊子底下燃烧，使这块铁版产生高温。烙煎饼的人左手舀

一勺粮食磨成的糊，放在铁版中央，右手拿一根薄薄的木片，把“糊”摊开，布

满，看准火候迅速揭起。

煎饼就是这样一张又一张的东西。

刚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其薄如纸，其脆如酥，香甜满口，可说是一道美

味，蒲松龄为此作了一篇“煎饼赋”。

如果在煎饼将熟未熟之际打上一个鸡蛋，蛋里拌入切碎的葱花辣椒，那就应了

山东人的一句话：“辣椒煎鸡蛋，辣死不投降。”还有简便的办法：在煎饼里

卷一根大葱。山东大葱晶莹如玉，爽脆如梨，章回小说形容女孩子“出落得像水葱

儿似的”，这棵葱必须是山东大葱！

有个笑话，挖苦山东人的，说是两个山东人在吵架，你不必劝，你只要在地上

丢几棵葱，他们就不吵了，为什么？他们抢大葱去了！

烙煎饼是在高温中工作，满身大汗，满脸通红，头发贴在脸上脖子上如斧劈

皴，汗水滴在鏊子上吱吱拉拉响。乡人说，天下有四热：铁匠炉、鏊子窝、耨豆垅

子拉秫棵。其中鏊子窝就是烙煎饼的地方。

年年夏天有人在鏊子窝昏倒。

可怜复可恨，每逢母亲烙煎饼的时候，也就是我兴高采烈的时候，我能吃到我

最爱吃的东西。

吃饱了，我就吹我用葱叶做成的哨子。

我家曾遭土匪洗劫，不但财物一空，还筹措了一笔钱赎肉票。那时我尚在襁褓

之中，全不记得。

有一年大旱，我记得全家不能洗脸，饮水从多少里外的河里运来。田里的庄稼

全枯死了，大家以收尸的心情去收拾残余。阳光实在毒辣，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急急

忙忙像逃难。

求雨的场面惊人，几百壮男赤身露体在锣鼓声中跳商羊舞，受烈日烧烤，前胸

红肿，后背的皮肤干裂，嘴唇变形，喝水张不开口。

然后是蝗灾。头顶上蝗阵成幕，日影暗淡，好像遇蚀的日子。不久，蝗虫把天

空交还给我们，却沿着屋顶的瓦沟水一般流泻而下，占领了院子，还有街道，还有

田野。

蝗虫是害虫，炒蝗虫却令人馋涎欲滴。平时想炒一盘蝗虫，要到野外去奔波半

日，手足并用，劳形伤神。现在只要朝院子里抓一把。每一只蝗虫都很肥，而且雌

虫正待产卵，是厨师眼中的上品。

几盘炒蝗虫的代价极大，田里的庄稼被它吃光了。

还有一次火灾。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四合院的南屋突然起火。那是学屋，父

亲请了老师在屋中设塾，教我读书。

主要的学生是我，二姐。照惯例，亲邻的孩子可以加入，免费。学生一度增加

到六、七人。

开学仪式却只通知我一个人出席。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客厅里的光线还黯

淡。迎门正中墙壁上贴一张红纸条子，端端正正写着“至圣先师之神位”。老师站

在左边，我父亲站在右边，兼任司仪。我对着神位磕了头。本来还该给老师磕头，

老师坚辞，说是已经拜过师了。

然后到南屋上课。这位老师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留着八字胡，不凶。

好像没多久，南屋就起了火。四邻八舍都来救火，可是最近的水源是五百公尺

外的护城河，救火的人沿街排列，用水桶挑水提水接力传送，快步如飞。

那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杯水车薪”。功夫不大，南屋烧光了，火势自然停

止。大家都说幸亏当天没有风。

灾后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摆了好几桌席，请参加救火的人来一醉，幸好没有人

“焦头烂额”。南屋没能再盖起来，索性四面墙拆掉三面，改成院墙。

我改到别家的学屋里去念“人之初”。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大姐二姐相继去世。

兰陵这个小地方，偶然有陌生人闯进来，定要引起观众议论。即使来了个从未

见过的乞丐，也是新闻。

这天，大家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没人认识他们，他们倒是不客气，拿大刷

子蘸石灰水，在我家对门围墙上刷字。写的是：反对共产共妻。艺术体，有棱有

角，整整齐齐。

我家临街的门面租给人家开酒店了，那地方闲人多，口舌不少。口舌出口才，

口才也生口舌。

有个人，议论风生出了名，他年纪大，辈份长，论人论事有特殊角度，语惊四

座，是吾乡吾族滑稽列传中人物。但保守派人物认为他口德不修，称之为“坏

爷”。小酒馆里他常来，不为喝酒，为了找听众。

“坏爷，这共产，我们听说过了，可是共妻是怎么回事？”坏爷一向问

一答十。“这共产党，想尽了办法跟有钱的人作对。你不是有钱吗，把你关在黑屋

子里，饿上三天，给你一根打狗棒，自己讨饭去。”“可是共妻？”坏爷一眼看见

我。“小孩子不能听，回家去！”不听怎么可能，我躲到店外去偷听。

只听见坏爷滔滔不绝。“共产共妻，妻子儿女都是产，他要共，你敢怎么

样？”“天下那有这种事！我偏不信！”说这话的人是胡三。

“不信？你自己到江西去看看！”“没王法了？”“他们有他们的王法。”

“那倒好，”胡三话锋一转。“反正我胡三没老婆。”男掌柜的说：“胡三，你喝

醉了。”胡三的确喝了不少。“共妻就共妻，你决你的定，我通你的过！”

“胡三，你给我赶快回家，今天不要你的酒钱。”男掌柜的下了逐客令。良久。没

料到下面还有精彩可听的。“这些穿中山装的人真胡涂，什么不好写？何必写共

妻？”“胡三今夜一定睡不着。”“何止一个胡三？你有黄脸婆，难道不想趁

机会换一个？”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我的弟弟和妹妹次第出生。

我对妹妹最早的记忆是，替她摘石榴。

我家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还有一棵也是石榴。
~我写在作文簿里的句子。

老师眉批：很好，可惜并非自出心裁。

两棵石榴，并排长在堂屋门侧窗下。不知何故，树姿像丛生的灌木，开花的时候，红蓬蓬两团落霞。总是树顶的石榴先熟，一熟了就裂开，展示那一掬晶莹的红

宝石，光芒四射。那高度，我也得站在板凳上才构得着。可是我的上身向前突出太

多，板凳歪倒，我扑在树上，四肢悬空，一时魂飞天外，连喊叫都没了声音。

幸亏那是一丛“灌木”，它撑住我的身体，我抱住零乱的树枝，下身悬在空

中。就这样，我像抱住木板的溺者那样煎熬着，直到有人来救援。而妹妹安静的等待，并不知道发生了变故。

峰县石榴天下驰名。兰陵距峰县县城五十华里，一度属峰县管辖，兰陵石榴就

是峰县石榴。我家这两棵属于红皮石榴，结成的石榴大如饭碗，粒子肥大，甜美多

汁，亲友邻舍那个不想尝鲜？每年这石榴的分配，是母亲的一大难题。

仿佛记得，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简直不能出门。我问肚子怎么了，她说，生病。

我绝未料到那“症状”和弟弟有关。我对弟弟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我忽然

奉命到别人家中去玩一天。我去了，到底是谁家，已经忘记，只记得也是四合院，

客厅里空无一人。在这个家庭里吃了午饭，又吃了晚饭，闲得无聊，可是他们不让

我走出客厅一步。

晚上，有人来接我回家，在天井里听见内室有婴儿的哭声。“谁哭？”我问。

“你的兄弟。”“我那来的兄弟？”那人向上指了一指。“从天上掉下来

的。”我仰面看天，又惊又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怎么得了！那么高，又怎

么上去的呢？我家最后一个小高潮，是有一位县长登门造访。

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临沂的县长、还是峰县的县长。他是济南法政专门学堂毕业

的，上任以后，想起这里有他一位老同学。

那年代，家乡还没讲究“童权”，贵宾临门，孩子一律赶上大街。那县长也没

问：“你的孩子呢，叫过来我看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模糊。

有时我会这么想，他失去了一个机会，这机会可以使一个相当敏感的孩子记得

他的声色笑貌，进而注意他的嘉言懿行，在五十年以后为他“树碑立传”。

那天父亲请厨子来做菜，宴开三桌，一桌摆在客厅里，招待县长，两桌摆在天

井里，招待县长的随从。

满天井太太小孩“偷看”县长，我也混在里面。只听见有人低声惊叹：“县长

吃馒头是揭了皮儿的！”县长拿起馒头揭皮的时候，同席的人也连忙效法追

随，每人面前隆起一个白色的小丘。

县长是戴着黑手套进来的，饭后，又马上把手套戴好。回想起来准是意大利上

等皮货，又软又薄，紧紧贴在皮肉上，与手合而为一。院子里，迟到的观众低声问

早来一步的：“他又不做粗活，为什么手这样黑？”以后个把月，我出门玩

耍，走到大街口，准有人买包子给我吃。大街口就有卖包子的固定摊位。

那时候，父老有个习惯，到大街口去，找个荫凉蹲着，看人来人往，互相交换

新闻。

那时候，孩子们受到严格的教导，在外面接受了人家的吃食或玩具，马上回家

报告父母。

父亲不许我到大街口玩耍。

个把月后，没人再请我吃包子了，因为，有许多人来央求父亲到县长那里说

情，父亲一概拒绝。

现在由黑色的手套说到黑色的燕子。

我家的客厅，地上铺着方砖，方砖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八仙桌和后墙

之间，是又窄又长的“条几”。八仙桌上摆茶壶茶杯，条几上摆文房四宝，花瓶，

以及把成轴的字画插在里面存放的瓷筒子。

瓷器至少是道光年间的制品，桌椅准是紫檀木做的。柴檀很黑，微微泛着紫

色，威严深沉，能配合大家庭的环境气氛。柴檀的颜色天然生成，从木材内部渗出

来，这正是玉石之所谓“润”，中国士大夫最喜欢这种自内而外的色泽，认为它象

征有内在修养的君子。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由条几垂直向上，紧贴着屋顶的内部，有一个燕巢。燕子利用屋顶的斜度，把

春泥塑在纵横的椽间，春来秋去，在里面传宗接代。

总有需要关门加锁的时候。所以，客厅的门框上面，门楣下面，预留一条五寸

宽的空缝，供燕子出入，称为“燕路”。每年春天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理燕路，把防

风避寒的材料取出来，不敢慢待来寻旧垒的远客。人人相信燕子有某种灵性，专找

交好运有福气的人家托身，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说燕

子舍弃了衰败，寻求新的机运。因此，倘若谁家的燕子一去不回，可要引人费尽议

论猜测了。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我家的燕子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可是有一天，突然啪嗒一声，燕巢掉下来一

半，碎屑四溅，刚刚孵出来的雏，还未能完全离开蛋壳，光着身子张着嫩红的大

嘴，在八仙桌上哭起来。它们的父母满屋乱飞，像没头的蝙蝠。

母亲立刻给雏燕布置了一个临时的窝，放在条几上。老燕多次冒险低飞，在雏

燕面前盘旋，不论他们的孩子怎样挣扎号叫，他们始终没敢在条几上停下来。

父亲找人把燕巢补好，把雏燕送回巢内，可是他们的父母再没有回来。巢，一

旦有了人的指纹，燕子立刻弃之不顾。

第二年，我们也有了覆巢之痛。

第三章 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进小学似乎是从中间插班读起的。

插班要经过学力测验，那时测验学力不考算术只考国文，多半是写一篇自传，

视文字表达能力为国文程度之最后总和。

我考插班连自传也免了，只是由校长王者诗先生口试了一下。那时抗日的情绪

高涨，学生天天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校长随机命题，

问：是什么意思。

那时我也会唱这首歌，但从未见过歌词，只能照自己的领会回答。我说“很悲

痛的看一看东北三省。”校长很惊讶的望了我一眼，告诉我没答对，可是插班

批准,也没有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胡里胡涂过了关,心里一直纳闷。后来知道,校长认为我错得很有道理。

那时为求歌声雄壮,满江红用齐步走的唱法,第一个字占一拍,激昂高亢,这

个字应该很有感情,使音义相得益彰。我听音辨字,不选“北”而选“悲”,校长

认为我在语文和声韵方面有些慧根。

好险,校长如果多问几个问题,一定发现我的根器极浅。吴佩孚的这首得意之

作被我们唱得铿锵有声,我们并不明白他到底说些什么。

入学后看到歌词。“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这两句听得懂。“想当年

吉江辽沈人民安乐”,吉江辽沈?听不清楚。“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

郭”,这两句勉强可以听懂。“到而今外族任纵横,风尘恶。”听不懂。“甲午

役,土地削”,可以懂。“甲辰役,主权夺”,不大懂。“叹江山如故夷族错

落”,不懂。“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这两句很响亮,深入人心。

最后还有两句：“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山东半岛上有座蓬莱山，山

上有庙，可以出家，我们懂。可是一想到吴大帅突然变成和尚，忍不住有滑稽之

感。加以“念弥陀”的“陀”字人人唱成轻声，在舌尖上打滚儿，增加了我们的轻

佻，露出揶揄的笑容。

这最后两句，我们能看懂字面，不懂它的境界。如果这首满江红在前面唤起了

人们的慷慨悲壮之情，到最后恐怕也抵销了。

吴大帅虎符在握的时候，曾把他的这首词分发全军晨昏教唱。那时的士兵多半

不识字，问长问短，官长解释：大帅说，他要打鬼子。

打鬼子，好啊，可是念弥陀做什么？大帅说，打倒了东洋鬼子，他上山出家。

士兵愕然了，他们说，大帅打倒了鬼子，应该做总理、做总统，我们以后也好

混些，他怎么撇下咱们去当和尚？他当和尚，咱们当什么？

大帅是想用满江红提高士气的吧，他知道后果吗？

我想，那做大官的全不知道后果，又把这首私人的言志之作推广到全国。

也幸亏有这首歌，我才记得我是怎么入学的。

有些事真的记不清楚了，我入小学，又好像是从一年级读起的。

我确实读过“大狗叫，小猫跳。”猫字笔划多，想写得好，比养一只猫还难。

这开学第一课的课文，被那些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抽作样品，反复攻击，责怪学校不

教圣人之言，净学禽兽说话。我印象深刻，没有忘记。

上“习字”课时，我也曾反复摹写：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氏

一直不明白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潘子皋老师给了我一个解释：至高至大

的人物，

只有孔夫子一人，

他教化了三千弟子，

其中有七十二个贤人。

这也是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音乐老师教唱“葡萄仙子”的时候我也在场，一面唱，一面高低俯仰做些温柔

的姿势不化妆，并不知道在反串小女孩。

还有一项铁证说来不甚雅驯，我在放学回家途中尿湿了裤子。

那时我还不很习惯连裆的密封式的裤子，沿途又绝对没有公共厕所。回到家

中，母亲一面替我擦洗，一面给我如下的训练：
一、出门之前，先上厕所。

二、小孩子，尿急了，可以在没盖房子的空地上小便。

这些记忆，跟插班口试是冲突的，看来这中间有许多脱漏。脱漏的部份可能很

重要，可能很有趣，也可能很苍茫或者很苍白。

我已永远不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洞察他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依靠别人做他的史官，那人一

定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关心他的人。慈母贤妻良师益友，也不过都是尽责称职

的史官罢了。人生得一史官，可以无恨。

小时候，望着天上的白云，只幻想自己的未来，不“考证”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在老师命题下作文，写过多少次“我的志愿”，从未写过“七岁以前

的我”。就这样，飞奔而前，把历史，把史官，都抛在身后脑后，无暇兼顾了。

故乡的小学历经“三代”：私立的时代，区立的时代，到我入学读书的时候，是县立的时代。

私立小学在一九一九年就成立了，那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年。十几年

后，我入学的时候，到处有人还在说“进了洋学堂，忘了爹和娘”，反对新式教

育，回头想想，一九一九年兴学也就很难得，很及时了。

在小城小镇办学，校址本来是个难题，可是天从人愿，故乡有三座庙连在一

起，一座叫三皇庙，一座叫插花娘娘庙，还有一座圣庙，也就是孔庙。庙不但有房

屋可以做教室，有空地可以做操场，还有庙产可以做经费。

于是，跟我曾祖父同辈的王思玷先生，跟我父亲同辈的王毓琳先生，自告奋勇

拆除神像。他们没好意思动孔夫子，让他还是温良恭俭让站在原处，对配享的颜曾

思孟可就一点也没客气。孔像虽在，大殿的空间足可以做学生集会的大礼堂。

到我做学生的时候，乡人还是很迷信。例如说，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

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例如说，中国人不可看西医，因为西方人的内脏构造

与中国人不同，其医理医药对中国人无用。例如说，照相耗人气血精神，只能偶一

为之，常常照相的人速死。

我做学生的时候，镇上架设了电话线。电话为什么能和远方的人对谈呢？乡人

说，你看，每棵电线杆上端都有一个小瓷壶，电线绕着壶颈架起来，每个小瓷壶里

有一个小纸人，电话是由这些小纸人一个一个传去，传回来。所以，千万不要得罪

外国人，外国人会把你的灵魂变成小纸人，囚在瓷壶里，一生一世做传话的奴隶。

回想起来，在我出生以前，那些长辈们决定拆庙兴学，确有过人的胆识。据说

他们动手拆除神像的时候，消息轰动而场面冷清，没有谁敢看热闹，惟恐看着看着

天神下凡杀人来了。神像拆除之后，多少人等着看后果，而庙中风和日丽，弦歌不

辍……私立学校的教师，有璞公（王思璞，字荆石）、玷公〔王思玷，璞公之

弟），还有跟我祖父同辈的松爷〔王松和，字伯孚）。这几位长辈都在外面受过高

等教育，眼见政治腐败，做公务员只有同流合污，决定回桑梓教育子弟，为国家青

商会植根奠基。他们都是有钱的地主，不但教学完全尽义务，还要为小学奔走筹款。

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学毕业生仍然很金贵，名字记载在地方志上，一官半

职有得混。在我出生以前，这些受完高等教育的人能不慕纷华，献身自己的理想，

回头想一想，大仁大勇也许就是如此了。

我入学以后，孔像还立在那里帮助学校教化我们，学生犯了过失，要面对孔像

罚站。

可是，不久，县政府来了命令，孔像必须拆除。执行命令的是王者诗校长，他

借来耕牛和绳索。牛只当是耕田拉车，向前一用力，哗啦啦神像倒坍。我记得，孔

子的脸破成好几片，还在地上一幅温良恭俭让的样子。

小学里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姓王，好像是王氏子弟学校。同学彼此之间以

“宗人”之道相处，例如，选班长要选个辈份高的，由辈份高的管那辈份低的。

敝族班辈尊卑按“绍、庸、思、和、毓、才、葆、善”排列，那时绍字辈俱已

作古，庸字辈硕果仅存，思字辈和字辈是栋梁精英，我是才字辈，辈份很低，平常

受那些叔叔爷爷们指挥，不在话下。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早期毕业的学长里面有一位靳先生，家境清寒，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们破家之

后，前来投靠亲友。

这位姓靳的学长天资优秀，刻苦自勤，以极高的分数毕业，顺利考入师范。我

读高小一年级的時候，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了。

当年，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这是一件大事，家长和老师一再引述称道，勉励我

们上进。

可是，当这位姓靳的学长申请回母校教书的时候，学校却不愿意接纳。由这件

事可以看出那几位少爷同学的影响力。

当靳先生申请回校的消息传来，班上的几位叔叔对我们下达了指示。靳某既不

姓王，又不是本地人，他是外乡来的难民，在我们眼里没有地位，这人怎么可以来

做我们的老师？尊卑之分怎么可以颠倒？结论是，大家一致反对。

理由本来不能成立，可是校长宋理堂先生是个有行政经验的人，他认为那几个

“骄子”的意见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家长的心态，“为政不得罪巨室”，他不愿接

受这位高材生的回馈。

小学自改为县立，三任校长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校长对本地本族的人很尊重。

记得有一次，我犯了校规，照例该打屁股，那时，校长是王者诗先生，他对训导处

说，最好请姓王的老师执行。王者诗，字轿轩，和我们同姓，没有宗亲关系。王者

诗，这个名字真好，后来读诗经，知道典出大雅。这么好的名字，竟没见有人和他

同名。他一张红脸膛，一身结实的肌肉，嗓音宏亮，是个行动型的人，也有心思周

密处。几经斟酌，孙立晨老师接受了委托。孙是我的表叔，物望甚隆，与潘西池、

魏藩三并称兰陵三杰，被认为是适当人选。他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棍子，我就叫起

来，他也收手不打了。

主持靳案的宋校长是车辋镇人，他也是大户人家，宋王杨赵是鲁南的四大家

族。宋校长白净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另是一种风格。他认为王家的的问题仍由王家

的人解决，找璞公荆石老师商量。

荆石老师辈份高，学问好，创校有功，人人尊为大老师，是本族的圣贤。自学

校改为县立，他老人家除了上课不多说话，若是备咨询、做顾问，就像孔子那样

“小叩之则小鸣，大叩之则大鸣，不叩则不鸣。”他对校长说：本校的学生，学成

回母校服务，学的又是师范，有什么理由不用他？

校长估量荆石老师压得住，就把靳请进来，先安置在教务处办公，叔叔们的指

示又下来了：只能给他叫靳先生，不准给他叫靳老师。

回想起来，那时候，敝族的精英分子已经僵化了，他们看不清时势，也不了解

自身的处境。一年以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对日战争，八年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

的无产阶级革命，靳先生蛟龙得雨，腾云而上，所谓乔木世家却在惊涛骇浪中浮沉

以没，无缘渡到彼岸了。

受害最大的是一位苏老师，提起这件事来我有无限歉疚。

苏老师的长相与众不同。他方面大耳，下巴比一般人宽些，稍稍超前，是所谓

蛤蟆嘴。他的前额有一条直立的皱纹，形如三角钉，据说相书上称之为“杀子

剑”。但他的脸自有一种吸引力，使人觉得亲切和蔼。

回想起来，他那时大概二十几岁，来教我们国文，也许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吧，他对教学真是可以用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来形容呢。也许就因为如此，他才一

碰到挫折就受了重伤吧。

教国文的老师喜欢作文好的学生，那是当然的。于是，我们几个多得密圈的孩

子，得到他特别关注。时间久了，那在班上目空一切的少爷们觉得自己受到冷落，

没有面子，那似乎也是当然的。再加上我，常常提出问题向老师请益，在国文课堂

上不时有老师放下书本和我对谈的场面，足以增加某些人对国文课的反感，这恐怕

也是当然的吧。

有一次，那是对我最重要的一次，苏老师讲文章作法，他说，同样一件东西，

同样一片风景，张三看见了产生一种感情，李四看见了产生另一种感情。他举的例

子是，同样是风，“吹面不寒杨柳风”是一种感情，“秋风秋雨愁煞人”是另一种

感情。

我对这两个例证起了疑虑。我说，春风和秋风不是一样的风，是两种不同的

风，人对春风的感觉和对秋风当然不同。苏老师一听，微笑点头，他说：“我们另

外找例子。我们不要一句春风一句秋风，要两句都是春风，或者两句都是秋风。”

下课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来交给我，封面上两个大字：“文

心”。这是夏丏尊先生专为中学生写的书，我一口气读完它，苏老师举的例子，是

从这本书中取材。虽然书中偶尔有不甚精密的地方，但我非常喜欢它，它给我的影

响极大，大到我也希望能写这样的书，大到我暗想我也将来做个夏丏尊吧。

蓄积已久的暗潮终于澎湃了。国文考卷发下来，有人拍着桌子大喊不公平，另

外一些人挥手顿足，随声附和，俨然雏形的学潮。教务处劝苏老师休息一两天，不

要上课，苏老师马上辞职了。我真难过。我非常非常难过。

苏老师离校前找我单独谈话，很安静的问我究竟是那几个人领着头儿闹，我只

是哭。

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没有回答他。若说是怕事,我那时没有那么赖,若说希

望他学吕蒙正、不要知道仇人的名字,我那时也没有那番见识。我只是在心里反复

默念:“苏老师,我要报答你。”他很失望。也许我应该把心里的那句话说出

来,沉默是金,然而并非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金子。

几个月后,我忽然遇见他,他不教书了,改行经商。那么热爱教学的一个人,

居然放弃了他的志业,可见那件事让他太伤心了。我曾经是他最爱的学生,可是他

那天没理我,一张脸冷冷淡淡。

我更说不出话来了,可是在我心底,我不住的默念,苏老师,我一定报答你!

在这苦闷的日子里,五姑忽然插班进来。那年,五姑也许有十七八岁了吧,大

大超过了读小学的年龄。她以少女的灿烂吸引了所有的视线,确乎是鹤立鸡群。

继祖母持家有方,但也做过几件令人不解的事。她老人家最喜欢五叔,五叔早

年丧偶，离家投入黄埔军校，留下儿子骥才由祖母抚育，骥才也是她最疼爱的孙

子，可是她老人家不让骥才进学校读书。

在五位姑姑中间，继祖母最爱五姑。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环境里，五姑

固然不曾读书升学，在那“女大不中留”的时代，五姑也迟迟不曾订亲，继祖母拒

绝了所有的媒妁。

五姑忽然加入了女学生的行列，在当时当地是一大新闻。

回想起来，五姑不但漂亮，也活泼开朗，心直口快。每当我受人歧视的时候，

她坐在最后一排，总看得见。她会大声叫着那人的名字说：“王 X X，不要当着我

的面欺负人，我不高兴。”姐姐训斥弟弟，弟弟不应该反抗，而且，他们也还

不知道怎么跟一个身材和口才都超过自己的女生吵架。这些人的行为慢慢收敛了些。

五姑在音乐和体育方面有天赋。那时，学校里只有简谱和风琴，人声就特别重

要。她的年龄，足以把人声的优美完全发挥出来，有些歌曲是她唱成名曲的～我是

说在我家那个小地方这里有一首歌，我不会忘记：

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

明的美丽的世界；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

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园里园外万紫千红一齐开；桃花红红艳艳；

李花白白皑皑；谁也不能采，

蜂飞来蝶飞来将花儿采；

常常惹动诗人爱。

如今写下来才发现歌词很长，当年从不觉得。五姑唱这支歌的时候，正值她生

命中的春天，歌声中有她的自画像，凡是经过教室门外的人都驻足倾听。那年代，

女孩子唱歌有节制，只可在音乐教室里唱，只要一步走出室外，就得“重新做

人”。所以，我猜，五姑的天赋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她主持公道的时候，有人敢怒而不敢言，当她唱歌，所有的人都是臣服的，

所有的声音都是她的附庸，别人的歌声只有一个用处：把她的音质音色之美衬托出

来、彰显出来。我相信,那是母校的一种绝响。

唉,该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在我“剥极必复”的时候,学校收到了省府发给的一套“万有文库”。文库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是王氏早年对出版界教育界的重大贡献。那时有

人说,王云五一生事业是“四”、“百”、“万”,即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

文库。

各地小学能有这一套书,是省主席韩复榘接受了教育厅长王寿彭的建议,以公

款购置发给。韩复榘不读书,王寿彭不读新书,两人居然有此善举,也是异数。

我不记得这套书一共多少本。总之,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书。学校为它

盖了一间房子,成立了图书馆,派我在课外管理图书。为了工作,我可以不上体育

和劳作。从此我有了避难所,下课以后,我就离开教室,坐在图书馆里。那些人从

未到图书馆里来过。

文库里面的童话和神话,开了我的眼界。我不记得有小说。文库也给了我科学

和历史方面的知识。那时，在同济中我相当博学。

不久，我又多出一件工作来。校长宣布，他要把这座小学当做一个县来演练实

行地方自治。当然，他是奉了上级的指示。

本来，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校方公布的规章，我只瞄了一眼，全校学生投票

选出一位县长，我早已忘了他的名字。可是“县政府”成立，我被委派为第五科科

长，主管教育，给我的生命注入了活力。

那时全国文盲很多，政府推行扫盲。学究办事，先就“文盲”的定义辩论一

阵。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算文盲。中国人重视祖先姓氏，没受过教育的人

也认得自家的姓，岂不是国中并无文盲？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得，仍是文

盲，那么打开康熙字典、看看，岂非全国皆盲？何况康熙字典也没把国字收全。

扫盲是教育科的工作。“县政府”成立了许多识字班，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去

教人识字，称为“小先生制”。我每天晚上去巡回观察教学的情形，撰写工作报

告。当然，所有的工作由老师在幕后策划推动。

一个小镇也有“中央”和“边陲”吗，不识字的大都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识

字班也多半设在那里。五姑任教的那一班，简直就在荒野里。那时没有路灯，手电

筒也很希罕，逢到阴天下雨，一路上确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五姑热心勇敢，

从不缺课。

开班以后，临沂城来了一位督学，说是要视察实施的情形。那天晚上校长陪着

他出动，由我带路。识字班的班址很分散，他走了三家，站在五姑教学的地方旁听

了一会儿，就对校长点点头：“回去吧，下面不必再看了。”他们回去，我和

五姑一同回家。第二天，全校传遍了督学的话，督学说，他看见一个优秀的小先

生，发音准确，仪态大方，精神贯注全场，顶难得的是懂得教学法。有这么一个

人，足为视察报告生色，其余一笔带过就可以了。他说的就是五姑。可是五姑说，

她那时十分紧张，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小先生制”给了我信心和愉快，从头到尾没受到什么干扰，这等事，有“干

扰癖”的叔们爷们绝对不插手。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在那时就定了型；逃避干扰，

只能有个狭小的天地。

那时，日子过得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

虽然历史老师王印和（心斋）先生痛述近百年国耻纪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

案痛哭，仍然打不破那一片昏沉。

虽然日本军阀出兵攻占了东北三省，“流亡三部曲”遍地哀吟，仍然觉得云里

雾里。

虽然日本在华北不断搞小动作，要华北自治，要国军撤出华北，几百名大学生

卧在铁轨上要求政府和日本作战，日子仍然像睡里梦里。

印和大爷心广体胖而个子不高，大脸盘永远不见怒容，一尊活生生的弥勒佛，

可是那天在国文课堂上发了脾气。

谁也没料到他会发脾气，昨天这时候，他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块糖呢，上课有糖

吃，大家直乐。

他带糖来有原因，那一课的课文是：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

一战清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

他由“宰相有权能割地”讲到“孤臣无力可回天”，糖不再甜，变酸。

“明天考你们，这一课的课文一定要会背，谁背不出来谁挨板子。”他很认

真，同学们不当真，谁料第二天他老人家带着板子来了…日子仍然像泥里水里。

唉，倘若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我，我这一代，也许都是小学毕业回

家，抱儿子，抱孙子，夏天生疟疾，秋天生痢疾，读一个月前的报纸，忍受过境大

军的骚扰，坐在礼拜堂里原让他们七十个七次，浑浑噩噩寿终正寝，发一张没有行

状的讣文，如此这般了吧。

可是，日本帝国到底打过来了。那天校长的脸变红了，脖子变粗了，他说，对

着全校师生握着拳头说，小日本儿贪得无厌，把台湾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拿东

北；东北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来拿华北。小日本儿他是要亡咱们的国灭咱们的

种！这一回咱们一定跟他拚跟他干！

全校，全镇，立即沸腾，到处有人唱“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到

处有人念“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

一切之决心”。学生昂然从老师用的粉笔盒里拿起粉笔，来到街上，朝那黑色砖墙

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

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

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

的舒服。这才发觉，我，我这一代，是如此的向往战争，崇拜战争呢。

虽然我们都是小不点儿，我们个个东张西望，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战争给我带来了好几个第一。

校长从大城市里买来一架“飞歌”牌收音机，小小的木盒子，有嘴有眼睛，蚕

吃桑叶似的沙沙响，忽然一个清脆的女声跳出来，喊着“xGOA”。我第一次知道那

叫广播，无线电广播。

晚上，老师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记下来，连夜写好蜡板，印成小型的报纸，第

二天早晨派学生挨户散发，我参加了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做报”。

我还第一次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

还有，我第一次慰劳伤兵。

战局自北向南发展，韩复榘不守黄河天险，不守沂蒙山区，日军一下子打到临

沂。伤兵源源南下，从西门外公路上经过。

这天镇公所得到通知，大队伤兵取道本镇，中午在镇上休息打尖。

镇公所立即动员民众烧开水、煮稀饭，把学集合起来，每人发一把蒲扇，等到

躺在牛车上、担架上的伤兵停停在街心，用蒲扇给他们赶苍蝇。

那天烈日当空。那天苍蝇真多，苍蝇也有广播和报纸吗，怎么好像是从四乡八

镇闻风而来？它们才不管谁是烈士谁是英雄，它们不问谁已复苏谁在昏迷，只要是

血，不管什么样的血，即使是绷带上晒干了的血，紫色的硬如铁片的血。

我们站在担架旁边，挥动蒲扇，跟苍蝇作战。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用双

手。女生闭着眼睛攻击，不敢看浴血的人。女生的母亲来了，跟女儿壮胆。有些母

亲，包括我的母亲，发现仅仅雪蒲扇还不够，端一盆水来跟伤兵洗手擦脸。那手那

脸真脏，把半盆水染黑了。那手那脸任你擦，任你洗，原来闭着的眼睛睁开，表示

他知道。母亲用湿手巾像画一样像塑一样使那张脸的轮廓清清楚楚显示出来，才发

现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

我们曾经恨兵。我们曾经讨厌兵。可是那天，我们觉得兵是如此可爱。我们觉

得那样脏的绷带，用门板竹竿网绳做成的那样简陋的担架，实在配不上他们的身

份。那天我们最恨苍蝇，可是，头上空中出现了敌人的侦察机，我们又希望全省全

国的苍蝇都来，组成防空网，把地上的一切盖住。

那时的防空常识说，你只要原地不动，飞机上的敌人看不见你。蒲扇马上停下

来。那时，流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名言：天上的乌鸦不是比敌人的飞机更多吗？乌

鸦拉屎可曾掉在你身上？我们一致默诵那首诗：“铁鸟来，我不怕，乌鸦拉薄屎，

我没摊一下。”侦察机来了，去了，然后，是我遭受的第一次空袭……由

“七七”日军在卢沟桥起衅到日本空军轰炸兰陵，其间相距半年。这半年没有上课。

我们不上课，我们听广播，广播里有沙沙的杂音，轻时如蚕食桑叶，重时如雨

打芭蕉，但我们只听见新闻，听不见杂音。那时新闻中尽是伤亡与撤退，我们非但

没有沮丧的感觉，反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不管眼前是胜是败，中国动手打鬼子了，

到底打起来了。

那时，收音机是新奇玩艺儿，每天晚上有许多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见识一番，校

长宋理堂先生严格规定不准我们动手摸弄，我就坐在办公桌旁等候老师开机。那时

收音机的体积大，有木制的外壳，正面分布着三个钮，一条标示波长的尺，还有送

音的喇叭，它的构图常常使我想起人脸。开机后，那一声女高音“南京中央广播电

台”，使人精神大振，手舞足蹈。广播真是个神秘的行业，不料十三年后我也成为

这一行的从业人员。

稍后，在靳耀南老师主持下，我们分组到四乡募集铜铁，供给兵工厂制造子

弹。我参加的那一组负责兰陵北郊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亲近北郊的田园人家。我

们天天出动，记得曾有一位少爷同行，有一天，他进了村庄把任务交给村长，我们

坐在村长家里喝茶，功夫不大，一阵乒乒乓乓装满了一辆独轮车。回想起来，这一

番举动的效用乃是在教育和宣传，藉着募捐深入而普遍的宣扬了“抗战人人有责”

和“抗战人人有用”。

为“唤起民众”，学校的老师们演了一天戏，这件事最是轰动四方。学校的大

礼堂原是孔庙正殿，殿前有一座高台，宽大平整，想是当年祭孔的地方，而今是现

成的舞台。国语文老师田雪峰先生，临沂城人，长于皮黄，荆石老师和靳耀南老师

博通话剧，戏码不难安排。

演员就地取材，台上台下都有趣事。戏里有日本兵有汉奸，演汉奸的那个小伙

子有天分，第一次上台就引得台下唉声叹气骂他坏。他老娘在台下顾不得看戏，人

丛中挤来挤去找熟人，找到熟人就再三表明他儿子孝顺、诚实、也爱国，是个好人。

大轴是新编的京戏，剧情是日军侵略，人民流离失所。田雪峰老师演老生，靳

耀南老师反串老旦，这两大主角事先请了说戏的师傅来研究身段，又吊了个把月的

嗓子，郑重其事，演出时感动了许多人。

老旦的戏本已赚人热泪，结尾时老生又有一段碰板：难民跪流平；尊一声

列位先生仔细听；独只为我们的家乡遭了兵；逃难来到兰陵城，可怜我举目无亲腰

内空，腹内无食活不成，但愿得兰陵镇上有救星，发发慈悲给我煎饼热汤热水，救

救残生，救人一命胜似念经。

演到此处，台下观众纷纷掏出铜元来往台上丢撒，〈那时买盐打油还使用“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全剧遂在主角道谢配角捡钱中落幕。

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停课，我们仍然天天到校，也看见每一位老师都在学校里。每个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这期间，县政府的视察来过，走马观花，夸奖我们新编的墙报。

后来，老师渐渐减少，他们打游击去了。同学也渐渐减少，每个人的心都野了，散了，不能收其放心了。就是那次击碎现实的轰炸。

一九九二年二月号台中明道文艺月刊发表，陈宪仁先生主编

北京蓝皮书·中国蓝皮书·文学

王鼎钧
作品系列

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王鼎钧

为什么王鼎钧在写了《碎琉璃》和《左心房漩涡》这样空灵的抒情诗式的散文、小说之后，会开始写由绚烂归于平淡的自述呢？应是不仅因为此时“人生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吧。昨天的云是实际人生，是父母呵护的童年，到战争洗礼，炮火中初识折腰大地的岁月升腾而成，其中充满了人间至深至纯的情义。

——齐邦媛

这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一部，写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作者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及种地劳作信手拈来，同时将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以小见大，在朴素无华中显露出一種深度和力量。

（王鼎钧的书）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

——高华

定价：30.00元

ISBN 978-7-108-04220-0



9 787108 042200 >

北京蓝皮书·中国蓝皮书·文学